

江湖怪俠傳



最實際 最誠懇 最努力
合乎人人理想的服務者

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會員

百新書店

服務出版界 服務推銷界

設批發部

總匯全國圖書 供應推銷

穩妥 迅速 周到 無誤

服務內地讀書界

設函購部

新舊圖書雜誌 無所不辦

不收寄費 經濟 實惠

解答讀者疑問

設諮詢組

讀者來信質疑 知無不答

印 翻 准 不 權 作 著 有 書 本

分	發	出	印	作	實
售	行	版	刷	者	者
國內	者	者	者	准	東
外	百	百	百	何	一
各	新	新	新	峯	
大	書	書	書		
書	店	店	店		
局		上海河南路一七五至九號			
	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				
	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				
	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				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三版



江湖怪俠傳 第五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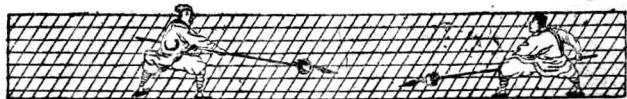
淮東何一峯著評

第四十一回 雷打雨散洪珠兒避災 狐假虎威楊秉忠負友

廣東羅浮山谷之下。有一座廣林禪寺。（忽地說出廣林禪寺若與上文膜不相關。不知此特作者善於取巧。且看下回合縫門筭方悟其妙。）是個極雅靜的清淨佛地。相傳明萬曆間。有一位廣林禪師。能知過去未來之事。打從廣林禪師坐化以後。山門便漸漸興旺起來。原名是圓通古剎。施主很信仰廣林的神通廣大了。大家捐助資財。改造殿宇。因紀念廣林的道法。改名爲廣林禪寺。將他的遺骸裝起金來。周圍百里遠近的人都喜歡到這廣林寺燒香。遇有不能解決的事跡。在廣林法座前抽籤問卜。也有一半靈驗。（一半二字最斟酌得。是凡世之迷



信神卜者皆一半靈一半不靈。特神其說耳。豈知廣林的徒子徒孫。一代不如一代。廣林神籤也漸漸完全不靈驗了。（寺中無善解釋籤卜之和尙故也）寺裏便不大興旺。輕易沒有善男信女前來燒香。反因沒有這般人的足跡。覺得比先前更清淨些。（作者刻毒）又經明清鼎革之際。山前山後的居民。逃避兵燹。遷徙一空。好一座羅浮山。反爲流寇屯集之所。這廣林寺當然要糟蹋得不成模樣。合該那流氓式的康熙佛爺。洪福齊天。掃除烟氛。定鼎中夏。登時又把這廣林寺弄得冠冕堂皇起來。（弄字妙）到底山靈無知。辜負皇朝的雨露。據聞在那廣林寺中興的期間。廣林禪師的金面上。曾流下兩行眼淚。（據聞字妙）後來又生出一種妖言。傳說廣林寺興妖作怪。不但夜間沒有遊方僧道住宿。就是日間也沒有斗胆的人敢到寺裏隨喜。（着眼）



輕易聽不到鐘磬的聲音。還贖了幾個不怕妖怪的和尚。（着眼）這寺外的兩排古樹。一例山腰。若非有妖怪會出來嚇人。誰也想去領略這山林的風味。寺裏的住持和尚。法名慧空。知客師喚做耕心。殿主師喚做印真。慧空的徒弟沒有法名。（奇）看官要明白這廣林寺有甚麼妖怪。若照事實上說來。妖怪就是這幾個和尚。（更奇）他們都是人生父母養的。又沒有三頭六臂。如何說是妖怪。就因為會些妖魔邪怪的法術。不說妖怪說甚麼。（廣林有知安得不潸然淚下）其實他們並不是白蓮教中的人。邪術比白蓮教厲害。孽惡更比白蓮教重大十倍。于今欲叙他們的邪術。第一個要先把慧空的來頭履歷。略叙一斑。使看官們不疑是在下憑空拈來的神話。閒話休煩。這慧空俗家姓楊。名兒喚做秉忠。是江蘇阜甯的人氏。自幼爺死娘亡。又沒有三兄四



弟窮得連褲子都沒有。却練得一身氣力。能耍六十斤的石彈。便入了安靖幫。靠着釘釘子敲竹槓吃飯。有時同一般癩三大爺。做些雞鳴狗盜的買賣。二十歲上沒有配親。尙喜歡吊人家沒脚蟹婦女的膀子。那時阜甯地界。癩三不多。他在安靖幫裏。雖不能自大爲玉。然而門內的人。都因他牛皮吹得十足。一知半解的。懂几趟拳脚。甚麼禍都可以闖出來。班輩又不低小。臉蛋子是生得比別人漂亮。齊打夥兒喜歡拍他的馬屁。却把他捧出頭來。海邊賣私鹽的好老。以及糧船上的朋友。提起他的姓名。也有好几個人知道。(牛皮果然十足)一朝失足。吃官裏拿住。定了個充軍罪。流徙黑龍江邊地。幸得那兩個解差。都喜歡灌一杯黃湯。阜甯又不是富足的地方。衙門口賺來的錢。不見得比做强盜的容易。強盜且在吃喝頑笑四個字上。把來頭不正的錢。用得精光。



光地。自然這兩個公差。染着強盜的嗜好。那有一些兒餘蓄。又押着這
個蹩腳貨。括不下一點油水。也走過許多的碼頭。住了不少的酒店。兩
個公差。因爲沒有餘錢吃酒。聞到那一陣一陣的酒香。總熬不得饑涎
欲滴。一路上沒有殺氣。扯下柳枝。向楊秉忠沒頭沒臉的亂打。楊秉忠
總咬着牙關。從不告饒一聲。有種。兩個公差。自家倒打得一身的汗。
終不能將他活活打死。這一個說恨道。偏是這囚娘入的。拎着兩條狗
腿。在圈子裏跑了多年。種軟進硬出的案子。也做的不少。怎麼連老子
的酒錢都沒有。那一個怒道。這馱馬養的騾子。在淫朋盜友身上。索性
把亡命錢都花完了。就想落到老子們的手裏。一文不帶。仔細你的騾
骨頭便了。楊秉忠聽了反哈哈笑道。笑得奇。銀子是多得嘍。老子
怕你們這些狗仗人勢的東西拿不動。妙。你們都是老子們堆裏



的人。于今幹了公事。就在老子面前敲鑼打鼓。要是老子日後押解你們。有這能耐。把你們牛黃狗寶掏出來。（妙）這一個公差渾名叫做飛烙鐵周標。向着那一個公差說道。二王爺。你看這東西好像是押解我們的了。聽他這藏着骨朶露着皮肉的話。大有意思。祇要他想出個弄錢的法兒。我們就不妨對他佛眼相看。二王爺王保道。睬他呢。我們自有我們的計較。他就紅口白舌的扳出一圈子人來。于我們有甚利益。……下半句才說完。楊秉忠又笑道。你們在門縫裏看人。把我看得扁了。好漢吃官司。砍頭都不肯拖累出一圈子人來。拖累了人。就算不起是安靖幫的子孫。弄錢的法子。不是老子說句要面子的話。老子再弄不到錢。你們就該窮一輩子。（還不說明妙）周標見左右沒有行人。不由湊緊一步。向楊秉忠低聲道。小老子。你究竟有甚麼弄錢的法



子。請你說出來。我們替你磕三個頭都使得。王保道。他的法子。我這會子。是知道了。不過想哄騙我們替他解了這十斤半的大鐐。大家約同做一趟買賣。好讓他遠走高飛。我們偏不上他的圈套。楊秉忠聽罷。晃着腦袋說道。你們都不是胖子。難道就會放我逃跑。看到我到前村酒店裏。弄一點油水出來。兩解差將信將疑。遂隨他走進那前村的酒店。早見店前坐着一個胖大的漢子。手裏搖着一柄芭蕉扇兒。說。好熱的天氣。一些風兒沒有。準是要下雷暴雨的。楊秉忠也不向他打話。領着周標。王保進了店門。看那漢子。睜着眼睛。向着對面燒餅店裏一個少婦。吟吟的笑。楊秉忠揀了一張枱子。自己當中坐定。却吩咐周標。王保在兩橫頭坐下。便喊酒保打酒。有一個酒保。哼了一聲。因為店裏生意忙碌。過了半晌。還不見把酒送來。楊秉忠陡然變色。張大着眼睛。向那酒



保瞅望。便拿起碟子。早撲的打向酒保臉上。說。你們這瞎了眼的入娘賊。老子們吃酒。就不給你的錢不成。老子不比你打誰。那酒保已忙的沒頭沒臉的汗。于今頭臉上又打得血花流落。早把店裏的酒保。並及一般吃酒的人都譁噪起來。這周標王保。也白白的看他大發脾氣。當然那胖子不再同少婦逗笑。撇下扇子。攢拳怒目。走到楊秉忠桌前。抬頭一望。不禁失聲叫道。啊呀。你不是楊秉忠楊老大嗎。爲甚麼吃了官司。這些入娘的東西。平時談到楊大爺的大名。沒有個不佩服之至。說大爺的義氣可靠。于今反在楊大爺面前放肆。好老大哥。你可不要同他們嘔這閒氣。且到裏面坐一坐地。我來向老大陪個不是……說著。便要挽楊秉忠的袖子。向那周標王保瞅了一眼。那酒保早拾了碟子。捧着臉。反向楊秉忠一笑。意思是對他道歉。滿店的人都仰着楊秉忠。



的大名。趕過來問候。楊秉忠祇對大家點一點頭。笑起來向胖子說道。朱二哥。我沒老久就想你了。我所以充軍的緣故。就因偷劫城裏吳大鐸當典的銀子。拿案到官。發配黑龍江外路過貴店。看二哥在外面乘涼。又不好驚動。却同這酒保一般見識。二哥可不用怪我。裏面是悶得很。反不若這裏涼快。我也不向二哥客氣。有酒要吃几杯。身邊的銀子沒了。二哥借一點兒給我。我是沒有還的。吃過酒仍要趕路。……朱二胖子命酒保配上好酒好菜。由朱二胖子斟酒。楊秉忠祇吃了几杯。便滿口嚷熱。朱二胖子只不勸他。轉來向兩個解差道。你們帶老大到黑龍江去太辛苦了。我該多多敬你們几杯。周標王保酒迷了心竅。其餘的禍福。在所不計。只顧左一杯右一杯的死灌。也出了不少的汗。怎耐這酒猛烈無比。臉上都吃得紅通通地。像似小陽春天的兩個雄狗。



卵子。有了六七分的醉意。便停杯不飲了。朱二胖子也不勉強。令酒保
 撒去杯盞。親自從裏面取出六十兩銀子。送與周標王保攤分。却趁他
 們不防。暗地取一個小小的布包。塞在楊秉忠手裏。楊秉忠覺得這布
 包很是沉重。不知可是不是銀子。怕被周標王保看上了眼。有些不便。
 連忙藏在腰間。朱二胖子復從身邊取出些碎銀。當面請楊秉忠帶去
 吃茶。楊秉忠收了銀子。遂辭了衆人。向朱二胖子拱手作別。隨在周標
 王保的後面向前行去。悄悄把布包取出來。打開一看。却是一柄鉄挫。
 楊秉忠恍然明白。深感朱二胖子送他這鏗。好教他背鏗鏗斷脚鏗。溜
 之大吉。仍然把鏗包好。藏在腰間。早走過一個山嘴。滿山的樹木。一個
 行人影兒都瞧不出來。看周標王保兩人。因爲天氣炎熱。汗出如水。那
 酒意也漸漸發起來。身子有些東倒西歪。兩脚打轉兒似的。已是不能



走了。便生拉楊秉忠一齊歇下。周標王保都呢呢喃喃的笑道。楊大哥你真會弄。錢那朱二胖子送了我們六十兩。又送楊大哥一包的甚麼東西。我怕這東西便是鉄銼（寫兩解差機警可畏）楊秉忠知道已被他們瞧破了反疑惑朱二胖子懷着鬼胎。故意在解差面前露出這馬脚來。想報他打傷酒保的仇恨。這種借刀殺人的手段。真是可恨。（施恩惹怨朱二胖子危矣）便拿出那把鉄銼來。也不計輕重禍福。向周標王保亂打。雖然他們都喝了几杯黃湯。醉人的胆量却越醉越大。一夫放胆。十人難當。何況楊秉忠並不是真有本領的人。兩脚上都釘了脚鐐。行動不大便當反被周標奪了鉄銼。順手拋過一邊。將楊秉忠扯倒地下。王保已抽出一把解手刀兒。向楊秉忠大腿上便戳。說。老子們就在此地結果你這入娘賊。大家遠走高飛。却不陪你到口外去了。……



……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。忽地聽得一個大雷。半邊天的黑雲。已推到當頭頂上。嘩喇喇大雨從天上倒下來。（遙映前文）山嘴下轉出了一個人兒。是個女子。上半截裸着雪白的酥胸。乳頭高高的。兩隻膀子。就像似兩條嫩藕。下半截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紅紗褲子。短不及二尺。連小腿都搭在外面。腳上穿着一雙紅皮鞋。兒身上就濕透得同落湯雞子一樣。冒着潑天的大雨。轉到這裏。便把周標王保一把拉住。周標王保都沾染沒頭沒身的雨。已拖了許多的泥水。四隻眼睛。都向那女子條縫兒打個照面。……那女子便一鬆手。便不見了。一時雷打雨散。周標王保都出了一會神。到底酒後強不多時。又落這一身的涼雨。心房裏都感覺一種莫名其妙的雲情雨意。不禁有些站立不住。各自倒在一邊。便朦朦朧朧上來。這時楊秉忠仰臥在地。渾身都沾濕得像泥鰍



一樣。大腿上又戳了幾個小窟窿兒。被雨水波的冷痛起來。恨得牙癢的。要準備替周標王保了賬。硬撐着扒起身來。却遠遠暗見走來兩個大漢。各穿着一身的乾衣服。（蹊蹺）手裏都執著一塊肉的大刀。一路飛奔而來。楊秉忠見他們來勢凶惡。却又不敢下手傷害周標王保。那兩個大漢。鞋底上也沾了許多污泥。走近前來。各自向楊秉忠望了一眼。喝問道。你們這干鳥人裏。可有肥羊沒有。楊秉忠回道。羊仔倒有三隻。但不知好漢們要那一隻。這可是大水衝動龍王廟。自家人鬧到自家人頭上來了。那兩個大漢。內中有一個說道。我們不是提羊子來的。却要問一個姓楊的。提起這人。在阜寧安靖幫圈子裏。大有名望。叫做楊秉忠的。便是。楊秉忠心裏一想。便笑着說道。好漢們是問的楊秉忠。不知可曾認識這楊秉忠嗎。這一個大漢道。我們果認得他。甚麼事



要來問你。楊秉忠道。我明白了。你們是替朱二胖子來結果我的。明人不說暗話。我便叫楊秉忠。你們趕快送我回去罷。兩個大漢聽他這話。果不其然。便是楊秉忠。笑起來正要向他打話。其時周標王保睡在地下。本來沒有睡熟。因兩個大漢的噪音宏大。早惊醒的掙開眼來。不問青紅皂白。齊向那兩個大漢吆喝道。你們這兩個死囚。想來幹甚麼。醉夢未醒。那兩個大漢。一個喚做邱鵬。一個喚做錢豹。聽得他們嘴裏有些不乾不淨的。不等他們說完。各自勃然大怒。錢豹早飛起一刀。在王保的咽喉上。給他個白進紅出。邱鵬一腳踏住周標的肚腹。使勁一踢。把肚腸子都踢出來了。躺在地下。早已兩眼向上一翻。一口氣也接不上來。錢豹揩了單刀。(細)邱鵬見路旁放著一把鐵鏗。在衣角抹了幾下。便來替楊秉忠鏗鏗。鏗開一半。方用手一扭。那副鏗被扭了開來。



把來攢在路旁。楊秉忠已向他們問明了姓名。自己可將如何吃官司。如何被兩解差用柳枝打。用小刀戳。以及朱二胖子如何陷害了他。又對他們說了一陣子。邱鵬錢豹却不肯即說出自己的來源。用傷藥敷在他大腿上。楊秉忠頓覺腿上並不疼痛。收了銕銼。隨着邱鵬錢豹繞了几个灣。在毒日頭下。差不多把身上的衣服都晒乾了。三人仍在深僻處歇定。邱鵬道。兄弟們受了做家師的囑。唯本多久要來請楊大哥。因爲許多的岔事忙碌得很。不能分身。這番到阜甯來。偏巧聽得楊大哥犯案充軍。所以特來刼了大哥。想要求大哥入教。大家做點事情。好快活一輩子。楊秉忠不明白他師傅是甚麼人。于今請他入甚麼教。只有些摸不着。便向他們問道。貴家師是誰。可是領帶兄弟入白蓮教。兄弟聽說白蓮教中的人。剪紙爲馬。洒豆成兵。能把自家的身子遮掩起